

丁启阵 著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中华书局

丁启阵 著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丁启阵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8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11904-6

I.汉… II.丁… III.汉语-复辅音-研究 IV.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856号

-
- | | |
|-------|---|
| 书 名 |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 |
| 著 者 | 丁启阵 |
| 丛 书 名 |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
| 责任编辑 | 许庆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4 插页2 字数216千字 |
| 印 数 | 1-8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904-6 |
| 定 价 | 68.00元 |
-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丛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委员(音序)

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董 琨(社科院语言所)

冯胜利(香港中文大学)

高奕睿(Imre Galambos)(英国剑桥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

金丝燕(法国阿尔多瓦大学)

李 强(清华大学)

王邦维(北京大学)

杨宝忠(河北大学)

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

李国英

委员(音序)

董晓萍 李运富 齐元涛 王立军 周晓文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总序

李国英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系列性的研究丛书,《丛刊》的主要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中心研究人员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由中心组编由海内外学者完成且与中心研究目标一致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建于2000年9月。其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以及原中文系古典文献学科点的一部分。中心创建时的学术目标是将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开创的民俗学,以著名文献学家启功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典籍文献学和由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陆宗达先生创立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结合在一起,从上、下层文化和语言文字载体三方面整理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传承与演变的规律,继承、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在中心主任王宁先生的领导下,中心成立十年来,始终坚持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学术方向,把基础研究和社会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把传统研究和现代化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在理论创新、服务社会和资源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中心坚持继承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十年来推出了一批有特色、成规模的标志性成果。如王宁先生在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不仅出版了纲领性的理论著作《汉字构形学讲座》,还指导博士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历代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构形描写,出版了《汉字构形史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民俗学学科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是中国第一部以国家课题形式确定的系统的中国民俗史研究著作。该项目历时八年完成。2006 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0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文献、考古、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做了动态的、多角度的系统描述与分析,使长期被忽视的中国民众生活史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展现。不仅总结提升了中国民俗理论,填补了中国学术领域的空缺,而且丰富了世界人类文化史。该著作出版后引起高度关注,2009 年荣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第九界民间文艺山花学术著作奖”,2010 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中心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着力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学术资源。中心利用自身的优势与资源为汉字的国家规范和国际标准的研制做出了贡献。如王宁教授主持的《规范汉字表》后期研制工作,李国英教授、周晓文教授长期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表意文字工作组(ISO/IEC JTC1/SC2/WG2/IRG)的古汉字编码工作。

中心高度重视现代化手段的运用,把传统学科的理论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中心组织完成了数字化《说文解字》教学系统与研究体系、甲骨文拓片资源库与原形字库及其检索系统、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数字化民俗地图与数据库和数字化故事民俗地图等大型的数字化成果。甲骨文拓片资源库与原形字库及其检索系统为国际标准化组织表意文字工作组的甲骨文编码工作提供了支持;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于 2008 年 12 月赴香港参加文化部国际司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获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评。周晓文教授先后完成了小篆字库及输入法、甲骨文字库及输入法,两个字库及输入法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运用最广泛的古汉字字库及输入法。

经过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心积累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了使中心的成果能够系统刊布,经中心管委会研究决定组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为中心成果的系列化刊布提供平台,也为中心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提供桥梁和纽带。

《丛刊》将坚持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学术方向,坚持瞄准学科前沿、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的学术目标,坚持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学术品格,不断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繁荣我国的人文学科作出我们的独特贡献。

《丛刊》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要研究范围内的民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这三个主体学科,以及由学科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学。《丛刊》将重点刊布中心承担的重大课题的专题性系列研究成果,同时也会按年度组编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选集、不定期的编辑中心组织的重要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为了培养学术后备力量,《丛刊》还会精选部分在中心工作的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以及由中心培养的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我们也欢迎来自海内外驻所研究的专家的成果纳入《丛刊》刊布。

《丛刊》的创建,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2011年3月

期待“复辅音说”的论证继续深化

——代本书序

王 宁

汉语历史上有没有复辅音？这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这里说“争论”，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看到在某些论文里说，“汉语有复辅音”已经是“定论”，“不需要再讨论了”。学术的争论需要平等，在两种意见都拿出一些证据，互相还没有说服，而且两种意见都属于“假说”的情况下，居然有些人置其中一种意见于不顾，这也许是“信息不全”，不然，恐怕就是“过分自信”了。

“说有易，说无难”，这是对探求语言事实的工作来说的——看见了，自然可以说“有”，看不见，也许是你没看见，只有合乎逻辑地论证了“不可有”的情况下才能说“无”。但是，如果是一个谁都没有看见的假设呢？说“无”固然要有严密的推论，说“有”的推论是更为“不易”的，因为毕竟没有看见，“无”的可能性比“有”更大一些。

汉语中的复辅音，在现有文献和现代方言里是没有看见的，说“有”并不占上风。为什么说“有”反而变成了强势，被认为是“定论”呢？我想，因为说“有”的学者是问题的提出者，有过一些专论，还有几位是外国专家；而说“无”的学者大都是古汉语语感比较强、文献比较熟的，他们不存在“有复辅音”的感觉，也没有感到必须建立“复辅音说”才能把握古代汉语。他们认为，起码在有汉字、有文献的时代，没有复辅音的迹象。这方面的专论虽然相对少些，但从很多谈到汉语形音义的历史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来看，说“无”的学者拿出来的论据也很充实。

我在2000年年底澳门的一次会议上看到启阵写的一本小册子,他主张没有复辅音,用的是驳论的方法,态度客观,论证严谨,给我极深的印象。时隔十余年,我们邀请他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论证丰富了许多,已经不是当初小册子的规模,用的仍是驳论的方法,也更为严密了。一方面,是“复辅音说”已经有了不少新材料,可以供他再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他在不间断地、连续地思考,没有放下。

启阵是倾向汉语没有复辅音的,但他的文章不是从正面述说没有复辅音的证据。而是要讨论“复辅音说”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论据,要分析当前的“复辅音说”能否成立。比如:他在一开始就说了时间和地域的问题。时间问题是关键,如果说有汉字、有文献的时候有复辅音,那么就要说明在汉字记载的文献中,复辅音存在的状态,还要说明后来它们从哪里消失的,为什么后来没有了,连方言口语里也少而又少了。如果说是没有文字和文献的史前时期有复辅音,问题就更多了:首先,如果从历史比较法来说,用别的有复辅音的亲属语言来证明汉语也有,首先要证明那种语言与汉语确实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要把他们的“始源语”坐实,可“始源语”分明只是一种假说。接着要说明那种语言和汉语什么时候分化为不同语族,而在分化的时候汉语是否仍然带着和另一种语言同样的复辅音;否则,以彼说此,主语转移,“你有我必有”难以成立。其次,即使假设有复辅音,汉语的方言很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现在的民族众多,历史上的民族比现在还多,语言接触和语言同源这两种本质不同而表现相似的情况难以分辨、离析,汉语里的复辅音是天然就有,还是接触中产生?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进入了音系?这些都必须说清楚。

“始源语”是一种假设,汉语究竟与哪些语言是亲属语言也还在争论,大小前提本身还是假设,事实证据又不很齐全,很难认为已成定论。丁启阵老师的书里说的只是一点:论证“复辅音说”的事实论据和推导逻辑,相当部分还是不能成立的,因而不是定论。要想做成定论,许多问题必须一一回答,一个也不能遗漏。中国是一个历史考据非常发达的国家,清代乾嘉学术已经把考据学锻造得几乎天衣无缝,真正做过中国学问的人,不论是说“有”还是说“无”,都要符合“充足理由”律。既然“汉语有复辅音”这个命题不论是事实证据还是论证逻辑理由都还不充足,还要面对相当多的质疑,继续讨论就是无可非议的。

既然说到形式逻辑,那么,“有复辅音说”既然不是定论,“无复辅音说”就有可

能正确。启阵的这本书不过是为“有”和“无”争取了一个平等讨论的地位,使每一个学者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读了这本书,说“有”的可以针对那些质疑再深入阐释自己的理由。说“无”的呢?问题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但既然有人提出来,也不可不考虑。真理的讨论无“霸权”,不过,汉语问题先要听听中国人的,更不可忽略对古代文献语言比较熟的学者的意见,这一点应是公平的。希望这本书会推动汉语复辅音说的进一步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我对复辅音问题没有研究,没有参加争论,更不敢妄言有无,只是觉得本书对学术有推动价值,说一点感想,算是“代本书序”。

2016.4.29 北师大

语界文坛同启阵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序

程祥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澳门学术界迎来了一位新丁,他在语文战场上开启新的阵地,为澳门回归祖国尽心尽力。名如其人,这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的名字就叫丁启阵。我有幸在他刚刚到埠的时候就结识了他,很快看到,他不仅是一名语言教师,而且在杜甫研究、诗词鉴赏、书法艺术以及历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的成果。当时澳门处在回归祖国的前夕,历史赋予爱国者的使命是为迅速实现“三化”(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中文官方化)而奋争。启阵发挥专业特长,为“中文的回归”作出了贡献。两三年后,他提交了一本语言学专著《论古无复辅音声母》由澳门语言学会出版。启阵除了教课,还给澳门的报刊撰写散文随笔。由于他的文笔精彩,《澳门日报》很快给他开了一个名为“横侧看”的专栏。启阵给澳门人的印象不止是一名语言教师,而且是一位全面发展的文化学者。比如说到孔子的《论语》,他不仅能够从字面上去看孔子说了些什么,而是把孔子说的话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研究。例如孔子在什么环境中说起话来“恂恂如也”,又在什么情况下“侃侃如也”,对谁说话既要把话说全说透,还要在说话的态度上“唯谨尔”。前几天他在微信上发表文章说:“季康子,鲁国执政者。他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分别指出三位弟子的优点,告诉对方,他们都可以胜任从政工作。子路的优点是善于决断,子贡的优点是通达事理,冉求的优点是多才多艺。”启阵在书法上特别注重基本功的训练,每天练字两幅,他主张练字要老老实实从楷体练起,不赞成提笔就写草书。他在寄给我的一首诗里说:“向来临帖轻草体,颇觉快笔失肌理。

今夜始悟昨见非,疾徐得失缘功底。”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依韵回赠了一首:“草书何以自成体,一气呵成即道理。要学先当学气势,笔端落处见功底。”

前面说到,近二十年前启阵就已经开始关注“复辅音”问题;这回出版《汉语复辅音说辨正》,说明他一直在加深对这个课题的认识。“复辅音”指的是两个辅音素在一个音节里连接在一起,中间没有元音隔开,所以不是两个音节。这两个音素连接得不管多紧密,也必须分开读,不等于文字上写两个字母其实只是一个音。例如英文的 tr。这些天正在争取共和党提名竞选美国总统的 Trump,中国大陆把他译作“特朗普”,台湾把他译作“川普”,前者把 tr 当做 t、r 两个音去翻译,后者把 tr 看成两个字母其实是一个音。英语中 tr 连用的词语很多,仅一部小型的《商务袖珍英汉词典》就收录了 145 个以 tr 开头的词:travel treaty trice trousers trust try 等等。再如英语里 th 是两个字母,但发出的是一个齿间音 θ……所以,并不是两个字母写出来的书面符号都算两个音素,有时两个字母(双字母)写出来的是一个辅音,汉语拼音字母的 zh、ch、sh 不也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辅音吗?这些应当都不是复辅音。汉语里的复辅音,在已经看到的汉文典籍里,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启阵持“汉语没有复辅音”的观点,他把认为有复辅音说的论据,一个一个都作了仔细的研究,指出那些事实都可以在单辅音的格局下,得到解释。近代不少语言学家说,形声字的声符可同时表示两个音,例如从“各”得声的形声字,可以读 g(格,阁,咯……),又可以读 l(路、洛、络……),用以证明复辅音[gl]的存在,启阵承认这些事实是存在的,但他认为这并不能就此说明有复辅音。他提出了另外的解释,也是很有道理的。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趣。读他的这本书,很流畅,很潇洒,似乎双方打了个“平局”。但是可以看出启阵是一直在搜集材料,深入思考,依据历史资料另外得出结论。读罢启阵的这部新著,我感觉他的研究精神值得赞许,结论也都有理有据,他打破了“汉语复辅音说已经定论”的论辩格局,一定会引来语言学界特别是音韵学界的回响。

2016 年 3 月 8 日于澳门

研究上古音必须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

孙玉文

1876年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发表《汉字研究导论》,提出上古汉语可能有复辅音声母的假说,影响深远,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上个世纪,赞同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者发表的论著更多。为了证明古有复辅音,有学者一方面试图搜集更多类型的材料,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凑合不同辅音以构拟复辅音的简单做法,试图仿照民族语给上古构拟出规则的结构形式来作构拟。

他们搜集到的材料主要有:谐声字、重文、联绵词、古文字、通假字、同源词(即同族词)、声训、读若、异文、异读、古今方言的分音词、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译音、汉藏诸语言同源词等。谐声字、重文、联绵词、古文字、通假字、同源词(即同族词)、声训、读若、异文、异读等可算汉语的内证材料。这些材料是否都是同一性质,是否都反映了周秦两汉时代的语音现象,本身还需要证明。严格地说,它们都是用汉字书写的,不能直接证明古有复辅音;古今方言的分音词是不是复辅音的遗迹,也需要论证;上古译音材料极为有限,很零散,在论证古有复辅音方面难以作为力证。

因此,赞同古有复辅音者,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证据。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既说“常对上古有复声母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是“囿于见闻”,希望从学识上打击、贬低反对上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从而彰显自己高明,借此调动人们的情绪,赞同古有复辅音的说法;这当然不是论证古有复辅音的证据,也彰显了他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又说:“既然同为汉藏语系的藏缅、侗台、苗瑶各语族都是复辅音丰富的语言,惟独汉语例外没有复声母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汉语就成了与其他兄弟语言都不一样的怪胎了。”(76页)也是希

望通过使用“兄弟语言、怪胎”这样的字眼,争取读者从情感上认同其说。言下之意,如果不赞同古有复辅音,那么这些学者就见识有限,构拟出来的上古音系就是“怪胎”。为了避免有“囿于见闻”“怪胎”之讥,那就只好接受他构拟的复辅音。郑张还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舍故求新的心理,将反对古有复辅音学说的先生定性为“旧派”,他们是“新起各家”,可谓巧立名目,用心良苦。《上古音系》一书材料分析粗疏,论证粗糙,错讹极多;他将自己列为“新起各家”之首,既有替自己的错误打掩护的成分在内,也表现出他对引领群雄的渴望。

但是学者们并不在乎被讥讽为“囿于见闻”、贬为“旧派”,也无惧给上古构拟有“怪胎”之嫌的音系,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去研究第一手材料。很多学者都坚信:汉藏语系的说法目前只是一种假说;即使将来论证了汉藏诸语言同源,也不能证明汉字出现以来的汉语就有复辅音声母。道理很简单:汉藏诸语言即使同源,汉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化的时代也应该在仓颉造字以前。至于在此之前多少年,无法论定;分化之后还要考虑不同语言的接触。因此,即使汉藏诸语言的同源关系得到证实,即使刚从汉藏语分化出来的汉语有复辅音,也没有理由推定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代北方话从中古汉语分化出来的时间总比上古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的时间短吧,中古汉语有一套全浊声母,我们无法推出今天北方话也有全浊声母;同理,怎么能根据汉藏诸语言同源,根据原始汉藏语有复辅音声母,就能推出有文字记载时期的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呢?历史观和系统观哪里去了!

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也不是科学的作法。郑张尚芳说:“有些热心于复声母说的学者根据声训、读若、谐声等不同材料构拟了大批复声母,可惜结构庞杂、拼凑因素过多,以致有些形式太不习见,尤其系统性不强,到中古的演变规则不清,因而未能取信于人。所以在构拟时必须突出复辅音结构规则及系统性,并辅以相关兄弟语同源词比较作佐证。”(78页)他以为在坚持古有复辅音的前提下,只要将复辅音构拟得规整、有系统,就能确信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看不出逻辑性何在。郑张不知道,或者是忘了:即使构拟的复辅音声母再规整、再有系统性,如果不去踏踏实实地摸材料,构拟的音系不能接受上古内证材料的检验,那只是空中楼阁。构拟一个复辅音,实际上是在给一类声母拟音,如果不能证明上古有这么一类声母,而采取取巧的办法,越过这关键性的一

步,通过一些声母的极少的特殊相通,就勉强地定一个复辅音,自难取信于人。因此,对于上古内证材料的搜集整理、求真辨伪永远是构拟上古音中第一要务,音值的构拟必须符合音类。这是必须要坚持的学术方向。

在2002年6月开始的汉语音韵学方法论的大讨论中,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的问题成为热点。与上个世纪不同的是,学者们不断搜集整理材料,从微观到宏观方面,都对材料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考察。因此;此时开始,反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并作出明确论证的学者占绝对优势,发表了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和多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有力地推进了上古音的研究。十多年过去了,学者们经过艰苦的论证,逐步明确:周秦以降的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不能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这场讨论影响深远。201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一平和沙加尔(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的《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一书,尽管这本书的拟音对比白一平、沙加尔原来的构拟,除了删去学界业已指出的几个错误,并没有作多少改动,书中仍硬伤累累,从微观到宏观都缺乏必要论证,不是一部成功的著作;但是白、沙二人没有宣称仿照民族语的语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拟音,也没有宣称仿照民族语的复辅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构拟出规则的复辅音结构形式,明确提出根据上古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借词和汉语方言的存古形式构拟上古音。尽管他们在构拟实践上几乎原地踏步,理论和实践有所脱节,但在理论上对比郑张的《上古音系》有所进步;就这一点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作者丁启阵曾于2000年由澳门语言学会出版了《论古无复辅音声母》,论证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声母,但是印数少,大陆学者见到的不多。他还于2002年发表《论闽西北方言来母s声现象的起源》,2006年发表《“复辅音”说的四个问题》,都非常明确地反对给上古汉语构拟复辅音声母,时有新见。现在丁启阵的《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即将付梓。这部书稿有五部分内容,依次为“复辅音说未成定论”“复辅音研究的观念问题”“复辅音的论证方法”“主要材料的讨论”“四种现代方言现象的讨论”,主要从理论上证明:赞同复辅音说的学者提出的那些材料,都不是用来论证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可靠证据,都可以从单辅音的角度作出构拟。作者的讨论有新意,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行文不板滞,具有可读性。

我读了他的这部书稿,对丁启阵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特别感兴趣:第一,作

者在分析汉语演变时区分“音素”和“音素内部区别性特征”这两个概念,指出语言中由一个音素变成另一个音素,实际上都可以分析为某个或者某几个区别性特征的转换。应用在上古汉语研究上,就可以表述为:异声的形成有可能是音素内部区别性特征发生了改变;而复辅音的构拟基本上都是中古音素简单的排列组合,都把音素当成了语音演变的最小单位,设想的演变方式是音素组合的裂变。作者批评这种构拟是简单化的作法,认为复辅音论者忽视了语音构造规律对汉语演变规律的影响:一个音素的变化,决非只有简单的脱落或者分裂,它还可能因为受到构造规律的影响而从 A 变易为 B。这跟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声母不同部位之间的相通不必用复辅音去解释,应该承认有些特殊相通是从某一个部位的单辅音变成另一个部位的单辅音,既往的复辅音构拟严重忽视了这种变化模式。作者的这种见解有积极意义。

第二,作者对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一些特殊现象(如分音词、闽方言的一些特殊音变等)作为构拟复辅音声母的证据作了有力驳斥,很有说服力。白一平、沙加尔的《上古汉语新构拟》一书为了维护他们以前的构拟,同时看到仿照民族语的语音类型给上古汉语拟音的作法在今天很难站住脚,退而求其次,有选择地以罗杰瑞(Jerry Norman)的所谓原始闽语构拟作为定论,去构拟上古汉语。罗杰瑞的构拟对他们的古音构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们对批评罗杰瑞的构拟的其他意见,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根本不提及,没有作任何有力的辩驳。这是很不科学的。本书作者丁启阵本世纪初就论证不能用闽方言作为构拟上古汉语的根据,对罗杰瑞等人的构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然而白、沙的新书根本不提,不知何故。现在,《复辅音说辨正》一书在作者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详列各家对闽方言构拟的分歧所在,作进一步梳理、分析、加深。这对认识白、沙新构拟很有好处。我看了丁启阵的这部新著,回过头来再看白、沙的新构拟,深感他们二位对利用汉语方言构拟汉语上古音方面的作法很草率,不足为训。

当然,白、沙的构拟,还借助了所谓的“借词”,实际上有相当一些“借词”是将原来看作同一语系同源词的那些词换一个角度看作借词,以此来维护先前的上古音构拟。但是他们在使用借词来构拟上古音时,对这部分借词的认定、借词的时代性、借词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被借语言的语音信息以及具体材料的处理上都存在相当多的可议之处,白、沙的新书对借词材料的运用也很不成功。《复辅音说辨正》